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熟年世代新傳媒與老人自我形象及社會角色建構的關係：
報紙、電視、電腦與網際網路所傳播之象徵系統對老人參
與社會組織之影響(第2年)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5-2412-H-004-023-SSS
執行期間：96年08月01日至97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

計畫主持人：蔡琰
共同主持人：臧國仁

報告附件：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開資訊：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7 年 08 月 17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熟年世代新傳播媒介與老人自我形象及社會角色建構的關係 --
 以新聞所傳播之老人象徵系統與老人參與社會組織為例」之二：

爺爺奶奶的部落格—從老人敘事檢視組織再生現象與互動理論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5-2412-004-023-SSS

執行期間： 96 年 8 月 1 日至 97 年 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蔡琰

共同主持人：臧國仁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

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系

中 華 民 國 97 年 8 月 17 日

目錄

封面	1
目錄	2
摘要	3
論文	4
圖一	16
附錄：AGHE 學術研討會與會報告	19

爺爺奶奶的部落格—

從老人敘事觀測組織再生與傳播現象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老人如何藉著部落格的象徵符號系統進行敘事，同時調查老人在虛擬空間的互動情境，核心意旨在於觀察老人藉著部落格科技展示人生故事並再組織虛擬社會的傳播行為。

本研究採取「敘事主題」及「人生故事」研究方法，檢視退休銀髮部落格，透過文獻分析與歸納，詮釋老人部落格之傳播意涵。

關鍵字：部落格、老人、組織化、敘事老人學、人生故事

爺爺奶奶的部落格—

從老人敘事檢視組織再生現象與互動理論

國科會研究案：「熟年世代新傳播媒介與老人自我形象及社會角色建構的關係 --
以新聞所傳播之老人象徵系統與老人參與社會組織為例」之二：
NSC95-2412-004-023-SSS

蔡琰

(政大廣電系教授)

臧國仁

(政大新聞系教授)

一、緣起與目的

隨著社會進步，老人相關事務從健康、福利、建築、商務，延伸到傳播，似乎到處都在注重有關銀髮族群的特定議題。我們前曾透過研究注意到，年齡實非老人成為科技邊緣人的絕對因素，健康情況、經濟能力、教育程度等，都使老人面對電腦新媒介世界時，能夠扮演自己選擇的特定角色（蔡琰/臧國仁，2008）。我們以為，身心健康之熟齡老者在電腦科技使用上雖略顯遲緩，但新科技對他們而言，尚非無以取代的傳播或溝通工具，亦即缺乏新媒介的便利性，並未使老人減少生活的滿意程度。

然而，我們近來發覺，在年輕人各自擁有部落格的時代，老人並非完全置身事外，光是從國內第一個以銀髮族為主的分齡入口網站「樂齡網」，即可找到一

百位國內銀髮族的部落格。如樂齡網館主指稱「樂齡」是新加坡對長者的敬稱，最能表現新一代的銀髮族精神。該平台提供老人「專屬的交流園地」，盼望老人在樂齡網「找到生活的感動、生命的美、退休生活的新方向」以及所需商品。館主表示：「大部份的銀髮族事實上是充滿活力與旺盛企圖心的，他們缺乏的是生活資訊及方便他們生活的商品…希望看到愈來愈多的銀髮族能勇於發表自己的看法，因為那是經歷過一生淬煉的精華。」該平台除了商務目的，更透過網路鼓勵更多的人「來參與建構一個敬老、親老、友老的社會。」¹

我們在前文曾經指出（蔡琰/臧國仁，2008），根據 Geyer & van der Zouwen (2001: vii)，社會模控學研究者發現「變形」(morphogenesis, or problems of change) 理論適用於研究愈趨複雜的社會科學問題，而個人或團體之「自生」(autopoiesis) 概念亦屬其後深受喜愛之熱門社會模控學研究議題。樂齡網的產生及形構，可說是現代台灣社會反映了健康且有能力上網的老人們的具體變形與自生現象。

變形與自生這些從生物學轉引的概念同時顯示，社會次組織 (subunits, 如老人族群) 的獨立、自組特性，正是抵制單純來自「上層」(如社會組織、社會期待) 控制而發展之複雜社會行為。換言之，老人個人或老人社會次組織常依自我本能，發展獨有生活形態，從而建立了豐富且多變的社會形貌。據此，老人所成立的個人部落格應能讓我們透過其敘事，更為深入地觀察台灣社會中老人言行思維，以及老人生命的某些層面。

¹ 詳見樂齡網「館長的話」<http://tw.myblog.yahoo.com/happyage-ez66/article?mid=49&sc=1#293>。自稱「外交老兵」的部落客在樂齡網留言版寫下：「對了，『樂齡』這個名詞不錯。我也常想，快樂健康生活的銀髮人該如何稱呼，長青？樂活？悠活？蘇活？舒活？樂齡？老人村除養生村、銀髮村之外，有什麼名詞能夠表現更積極快樂生活？長青？樂齡？」

探討老人部落格以觀察老人族群當是有價值的敘事傳播研究，因為就敘事與組織化過程而言，系統變形與再生理論，適用於所有自我組織、自我再製（self-reproducing）之系統，包括參與社會組織的每一個個人或團體組織。當組織（如老人的部落格）既不由個人亦非由一般所公認之角色與行為組成，其主要內涵乃是傳播互動。又據 Fisher 所言（1987），所謂之「傳播互動」實指思維、價值與行動的敘事。以老人為例，其藉由傳播互動而與其他社會系統來往，牽涉了溝通雙方如何透過敘事（故事）與敘述形式相互交流，形成了雙方成員在組織內、外「共生」、「共變」的重要基礎。由是，本文將探討台灣的老人部落格，辨識敘事所展示的老人傳播互動行為並提出理論性互動模式。

二、 文獻探討

本文目的在透過老人的部落格辨識敘事所組織的老人傳播互動行為，本節即依次討論老人部落格、老人敘事、以及老人傳播之預設及假定等三個議題。

（一） 老人部落格

近年部落格研究日形增多，蘇蘅、張寶芳（2008）、華婉伶（2008）討論政治人物在部落格的言談情境與溝通特質，張寶芳等（2008）則對部落格情緒世界做過統整，依據情緒字彙觀察政治人物部落格中情緒展現。我們也從施力群（2004）文獻得知，部落格書寫特性首在傳播與互動，如部落格會因為讀者的觀看和回覆，影響作者的寫作，甚至反映在文章上成為作者自我建構的參照，形成動態的自我建構。其次，部落格是持續互動的循環過程，如網誌使用者可回過頭

來觀看自己的部落格，並且透過回應、留言板等模式，了解讀者的評語以及使用什麼樣的角度觀看，形成特殊的「被觀看」和「觀看」的循環過程。第三，網誌擁有電腦文本和網路兩種特性，透過讀者和作者互動，文本意義由兩者共同建構。

基於部落格沒有守門人，訊息生產者就是消費者，接收者就是消息來源（陳憶寧，2008；施力群，2004），可以看出讀者與資訊提供者不再截然二分的新傳播形式，部落客不僅在部落格中儲藏個人資訊，他也編撰故事、描述經驗；對時事提出評論與建議同樣是部落格特色。不僅如此，根據陳憶寧（2008），部落格是一個可以「集體創作」的空間，其中表現、甚至重視「群體聲音」，使得部落格「擁有強大的社群意識，特徵為網路同儕的閱讀與評價與從其他部落格或網路資源中相互參考引用」（頁 3-4）。陳憶寧指出部落格受到歡迎，是因為其能夠形成「我意識（me-ness）」，基於人類寫作或記日記的天性，部落格具有強大形塑自我意識的潛力。而相較於其他網路上的傳播工具，部落格的優勢在能夠頻繁更新、依照寫作時間排列貼文，提供文件搜尋與連結功能，更允許作者完成長篇敘事，盡情抒發個人。

有關於部落格書寫、閱讀的傳播互動特性以及型塑自我意識部分，施力群（2004）也完全認同，認為部落格包含「自我紀錄」、「自我表演」和「自我技術」等特色。「自我紀錄」是依據作者的記憶書寫而成，表達作者的價值、生活故事，但因倚靠的是作者的記憶，內容呈現上是偏頗的、只表現作者記得的部分。如「這個現在的『我』回顧過往的『我』，讓個體的主我得以顯現，一旦個體回憶自身的經驗，「主我」便能在經驗中出現」（頁 14）。「自我表演」則指日記寫作者通常都是為想像中的觀眾表演，加上自己也是自我觀看的觀眾，在被看與觀看之間建構自我，這種對他人的想像是自我意識建立的重要憑藉。「自我技術」就是自

我理解的技術，筆記、信件等寫作都是個體自我鍛鍊的例證，這種自我書寫的主題和書寫對象，在紀錄、書寫自己回憶的過程中，自我不斷被揭露和解構。

部落格寫作有既定的日記性質，既是自我的展現，也是表演的舞台；能夠滿足日記的基本需求，卻又透過公開揭露彰顯社交與互動的樂趣。在這種公私交錯、交流卻又隱蔽的虛擬空間，陳氏確定著部落格具有互動式傳播行為，並且其意涵有三：

1. 網路個人媒體提供了一個長期書寫、自我建構的機會，同時又有讀者他人的見證觀視，敘事認同因而得以成為可能。即「我是誰」、「有什麼經歷與遭遇」的獨特自我認同得以揭顯。

2. 網路書寫具有多元的個人心理與社會意涵，既是自我面對的活動，也是面對他者、向外發聲。

3. 在技術面上，網路個人媒體成為一種新的「記憶裝置」，是個人自我的載具；對使用主體而言，又具有主動操控與反身反思等特性（陳憶寧，2008:5）。

目前看來，老人是有興趣使用電腦的。我們在調查老人使用電腦與網際網路情形時發現（蔡琰、臧國仁，2008），32位平均年齡77歲的受訪人中，有超過半數對電腦與網路毫無使用經驗，但高達75%對電腦及網際網路所提供的新聞有收看興趣。受訪老人對網路所提供之搜尋功能多持有正面看法，有意願使用電腦和網路者均超過半數。該研究同時指出，受訪老人除了自認眼睛、記憶能力不佳而無學習興趣外，一些未受生理或教育限制老人若有機會，其接觸電腦與網路並參與現代傳播方式當可獲得改善，退休老人撰寫部落格絕對是指日可待的傳播現象，新的集體創作、多元的群體聲音、以及個別不同世代的「我」意識理當引發我們再思傳播現象。如目前從樂齡網入口網站所觀察到的老人部落格中，遊記、

日誌、文章、照片有很大一部份的確是「自我記錄」，不像傳統傳播媒介多屬記者之「再現」他者形式，符合文獻所指之「我意識」相當明顯，而留言、貼文、轉引、連結均出現於老人部落格，在「自我表演」、「自我技術」部分則尚待研究發現瞭解特色。

(二) 老人自述與生命故事

老人研究 (gerontology research or aging study) 所探索的重要傳播問題經常有關老人「人生故事之講述」，如老人講述哪些內容？老人的生活與經歷是否為一般大眾所熟悉？老人的生活經歷對我們是否有任何生命意義？這些疑問其實立基於「活的愈久，其人生故事 (lifestories) 可能愈為豐富」之前提。老人的部落格理當結合老人「人生故事之講述」，並從其中展示「自我表演」、「自我技術」部分。透過觀察分析老人部落格，一般人或可瞭解人生遲暮之年之關切與興趣，更可藉此反思自己的日常生活型態，從而體驗人生。

「人生故事」原係老人學 (老人心理學, psychogerontology) 者於九零年代中期始漸發展之研究途徑，內涵與社會科學質化研究方法之「口述歷史」、「民俗誌學」或「深度訪談」接近，卻又另有獨特之處。如翁秀琪曾引述歷史學家之論而稱，「口述歷史牽涉到訪談的歷史學家與受訪對象之間的聯合行動，因此它不是自傳」，隱指口述歷史與自傳式訪談 (autobiographic interview) 有異，前者顯較關心史料之真實與正確。

換言之，老人敘事之重要性顯係奠基於對「說故事」(敘事) 的看重，尤其是這些故事所累積之生活經驗，以致於即便其係以「個案」形式出現 (每位老人所述之故事皆有不同)，對公共政策 (如老人福利) 而言恐仍有社會集體意義。

當然，此處所稱之「社會集體意義」與透過「社會調查」(social survey)或其他實證研究方法抽樣所得資料不同，但每則故事所蘊存的生命經歷對其他社會機構或個人仍應有理論貢獻，反映了「凡走過(經歷)必值得回味」的人生積極意義。

但是老人之人生故事終究不具因果推論價值(如實證論者追求之普世通則 universalism)，在這種情況下，其述說故事的研究功能何在？尤以老人故事多屬個人建構，係其就自己的生活經歷而表述之脈絡關係(因而係與聆聽者「共同建構」之論述)，我們是否仍可以其缺乏信度與效度而不屑一顧？

舉例而言，每個人對死亡大限都有程度不同的恐懼感，而許多老人也都有過瀕臨死亡的經驗(如戰爭或生病)。即使這些面對死亡的掙扎只是個人感想，是否也能就死亡心理提供建設性的理論價值？個人感想豈無理論意涵？

Kenyon(2002)認為故事的講述與再述(restorying)是個人與社會建立完整互聯關係的重要途徑；透過故事，我們才有辦法找到人生意義，了解凡事皆有可能。尤其許多原本隱而未見的思想智慧非得藉由故事講述而不能傳世，而與人對談幾是取得這些資料的唯一途徑。換言之，老人研究者深信智慧並非少數人所持有，而係深藏於每個人(尤其是老人)的語言與思想(或稱「常民智慧」ordinary wisdom)；聽老人敘述其故事因而常謂之「問道於智者」了。

曾經先民社會知識多賴口語始能世代相傳，如民俗療法或祭祀禮儀。緣於科技發達，知識改由大眾媒介傳遞，許多集過去經驗而未能形諸文字之常民智慧不幸失傳。相較於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人生故事」取材步驟雖較不嚴謹也不具推論性(甚至僅「略有架構」lightly-structured)，但對彌補學門知識的深度與廣度恐仍有貢獻。

Randall & McKim (2004) 近作所示，以生活故事了解人生意義，顯更充分反映了「美學」意涵，因為人生固如故事，而故事情節也實如人生。愈多聽故事，我們就愈能體會人生之詩性美 (the poetic aging)；誠哉斯言。

在敘事典範語彙中，人際溝通乃建立在「意義共享」之基礎，而非「資訊交換」，彼此以好的故事聯結意義，而所謂「好的故事」可定義為「在特定社會與文化情境下符合社會共享價值之故事，易為人理解且覺得是一般人會做的事情」。此一說法當然涉及了社會文化之「好」的定義，因而敘事理論一向與美學及文化研究互動密切。

敘事心理學者亦曾整理敘事典範之基本假設包括：1. 講述故事（即敘事）乃人類基本內涵，人生而能講述故事；2. 故事人生乃由「似真性」(facticity) 與「可能性」(possibility) 構成；3. 時間與意義須與人生連結始成故事，且「現在」一詞係指「可隨時重組之過去」；4. 人生故事常涉及四個層面，包括社會結構、社會文化、人際、個人；5. 故事內涵總是相互矛盾、似是而非，一方面顯現講述者之特性，另者則因故事總難以查證而顯曖昧不明。

也因上述故事之多重特性，不同情節間以及不同故事間，如正統歷史與稗官野史間，難以避免地互相爭奪意義詮釋之獨佔性，力圖成為閱聽眾所能記憶且認為正確無誤之唯一情節或故事。在此同時，故事之某些情節又會嵌入其他故事，甚至彼此相互牽連（即此故事含有彼情節）從而形成大敘事，反映了當代社會文化普及並認為合理之價值體系。

或如 Randall & Kenyon (2001) 所言，人生有涯但故事無涯，乃因故事有多重版本特性，而可無限延伸與重述。敘事分析之重點常在討論「為何故事非得如此安排與講述」。而事實上，敘事（說故事）歷程原屬說者與聽者間的相互共

構活動，前者（說者）總需將故事講得「好像是真的」，而後者則需相信故事是「真」的。兩者（指聽者與說者）必須學習共享、合作、互動，因而部落格中老人的故事講述與講述後的詮釋與延伸，俱屬敘事典範的核心傳播研究。

（三）老人傳播議題的假定與推測

老人族群一向不是媒介青睞對象，老人在媒介的形象十分兩極，或以其極為優異的藝術天分、文學或專業能力受到注目，或則具備了傑出的社會貢獻，擔任社會國家領導人或企業集團大老闆才能登上媒體版面或電視螢光幕。其他被媒體注意的老人則是出乎尋常地貧困、可憐、犯罪，或是非尋常地裝扮漂亮參加服裝化妝舞會，或是擁有著特異功能/體能、獨特行為，或甚至是選擇再婚「非適齡」對象。

我們發現，被媒體關注的上述第二種老人成為媒體報導對象，不是因為他們所從事的行為或經歷的事件，而是因為他們的年紀：「在這樣的年紀做了/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亦即此類老人與一般居家老人之日常「典型」不符，因此才佔據了媒體版面，使得年齡產生特定語意。這種基於媒介特性、符號再現與意義製造、接收和詮釋的問題，是一般「老人形象」的問題，也屬老人的符號傳播問題。然而，傳統媒介運用符號傳播與再現老人的情形，理當不同於部落格中老人形象。部落格中老人主動使用互動媒介構連社會中他者，透過網誌敘事完成自我記錄、自我表演、自我技術時，應在部落格中展露某種「老人意識」，是否老人部落格中「我」意識，顯示出不同於往的「老人形象」？基於老人部落格敘事所組織的虛擬社群是否有共同建構的「生命故事」？老人部落格中的「生命故事」是否顯示某種內容類型或形式風格？

我們所關切的老人使用部落格現象以及老人生命故事，應與老人使用部落格方式相關，也與老人透過部落格中文字圖像所陳述的故事(再現的象徵符號系統)相關。因此，當我們觀察老人部落格傳播現象時，應該包含有幾個理論基礎和前提性假定。試以【圖一：老人部落格傳播議題與結構關係】顯示本文架構並說明相關理論和傳播現象的預定和假設：

1. 在真實社會情境中，存有「媒介」這個獨立而獨特的實體系統，在本研究中特指部落格(S1)；S1擁有一般部落格傳播特性，內文充斥紀實敘事，如自述、日記、遊記，也同時存有非紀實敘事，如文字/影像創作。敘事不論紀實與否，都是媒介再現的一種形式，不脫符號結構的語言制約。在部落格情境中，「我」意識或會使「自述」成為「再現」的一個重要或多數情形。

2. 老人族群是一獨特的、由社會文化中具備相當年紀的人們所自然組成的老人實體系統，擁有一般開放系統變形、自生能力，在本研究中指透過網誌從事敘事的老人部落客(S2)。S2具備一般社會健康老人所有真實生活情境，他生活在台灣，受到教育、心理、經濟、法律等等社會層面影響而具有特定生命經驗。老人對媒介現象，尤其是部落格，有使用及閱讀的能力，而且能夠解讀、詮釋部落格傳播情境的意義。除此而外，老人也能夠回應他人的部落格，以及在自己的部落格中與人互動。

依據一般系統理論，以上兩個系統(S1、S2)俱是「組織」的形式，可分別依據個別狀況、情境、需要或功能來定義，也分別各由許多不同性質的次系統組成。老人(S2)與部落格(S1)兩個原本獨立的系統，正是透過老人部落客對網路媒介的「使用」，在其部落格中從事「敘事」，產生組織化行為，構連起「老人

部落格」這個概念。換句話說，老人部落格中傳播現象依據 Weick 言「組織」是透過互動建構而來的社會真實，「組織化」(organizing) 是行為過程，與環境進行持續且積極地互動與溝通，並主動地以「符號交換」方式「創得意義」(enactment)，那麼老人部落客的敘事行為顯然是組織與組織化現象之一。

其次，溝通與組織化之間強調組織並非行動而已，而是述說組織行動，即敘事的結合體。Czarniawska (2002) 則認為，「組織化即敘事化」，每個組織化的過程均可產生不同敘事。因此，組織之敘事既是組織化的工具，也是組織化的結果。對部落格媒介的「使用」或各種各式使用行為，正是部落客「敘事與組織化」的具體行動，是把部落格與老人 (S1、S2) 組織起來的工具，也是牽動部落格與老人 (S1、S2) 兩個系統透過敘事行為互動之後，影響並產出老人生命故事 (S3) 這樣的敘事結果。

三、 結論與討論

在老人部落格中，具體可見的是部落客和讀者之間「再現/自述」與「閱讀/回應」的許多故事。這些故事所顯示之老人「生命故事」(S3)，是一個象徵符號系統，顯示著部落格 (S1)、老人 (S2) 兩個系統相互應對、相互表述、與相互影響的敘事與組織化結果。(參見【圖一】黃色標記部分) 換句話說，連結老人部落格與老人之間的傳播互動行為，乃基於敘事以及由敘事完成的組織化。敘事理論之內涵常涉及了自敘事者、故事/文本/作品 (敘事成品) 至接收者 (閱聽眾) 間一連串傳播行為與符號互動。

上述觀點指出，本研究擬將老人部落格之傳播行為理解為「系統成員間的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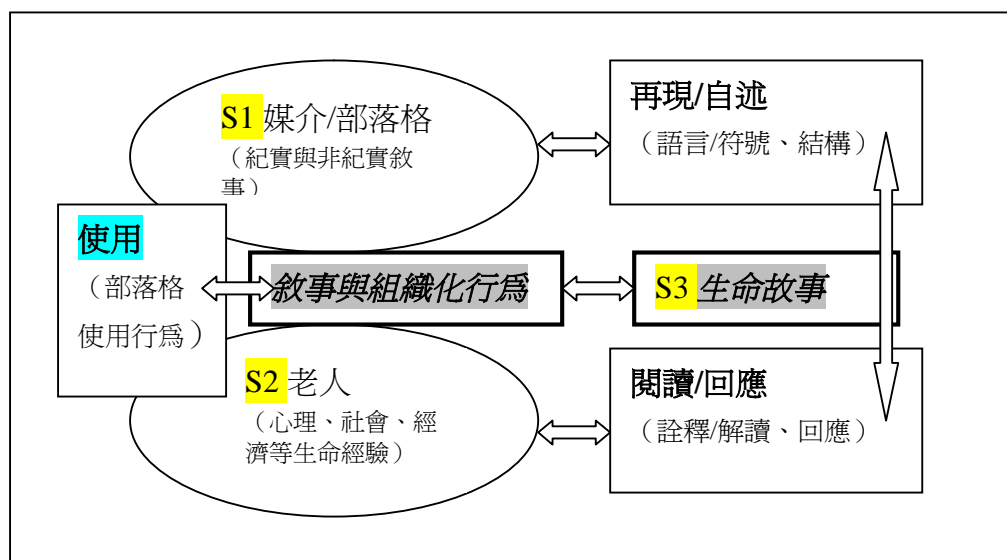
號互動行為」，而系統組織內部之意義建構即可視為是「透過語言或符號或其他溝通方式所創建的生命故事」，而此組織內部之意義建構由「敘事」角度續論。本文討論老人與部落格組織互動之焦點則置於「組織成員（老人、部落格）如何透過使用，建構出組織之真實：生命故事」此一命題，強調老人如何透過敘事，在部落格中進行與讀者相互溝通行為，共同協商出部落客與讀者共同接受的「集體同意」，如有關老人部落客族群之特別形象，以及老人部落客生命經驗或智慧。老人與象徵系統之自生、變形問題為：

（一）在敘事與組織化行為擔任著催化系統互動的層面，老人部落客如何「使用」部落格？

（二）在以敘事形式具體連結老人與部落格兩個系統時，哪些「敘事」可以被觀察到？如，

1. 老人部落客如何「再現/自述」哪些故事？
2. 閱讀老人故事者如何「詮釋/回應」故事？
3. 是否存有顯見的「生命故事」？若有，內容為何？
4. 故事所顯示的老人「我」意識，或自我形象面貌如何？

簡言之，本研究探討老人如何藉著部落格的象徵符號系統進行敘事，並提出老人在虛擬空間的傳播互動情境。本文對老人藉著部落格科技展示人生故事，以及如何藉敘事再組織虛擬社群以展示自我意識，應具傳播行為及互動模式之學術參考價值。



圖一：老人部落格傳播議題與結構關係

中英文參考文獻

- 施力群 (2004)。「想像的觀望：論網誌 (Blog) 中的自我觀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寶芳等 (2008)。政治部落格的情緒世界。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台北：淡江大學。七月 4-5 日。
- 陳憶寧 (2008)。「我」即是生產者：健康部落客寫些什麼以及為什麼寫。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台北：淡江大學。七月 4-5 日。
- 華婉伶 (2008)。建構「想像」的共同體：部落格串連與網路社群的想像。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台北：淡江大學。七月 4-5 日。
- 蔡琰/臧國仁 (2008)。熟年世代網際網路之使用與老人自我形象與社會角色建構。《新聞學研究》。預定十月出版。
- 蘇蘅、張寶芳 (2008)。總統部落格的言談情境與傳播。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台北：淡江大學。七月 4-5 日。
- Kenyon, G. M. (2002). Guided autobiography: In search of ordinary wisdom. In G.D. Rowles, N.E. Schoenberg (Eds.). *Qualitative Gerontology: A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2nd Ed.) N.Y.:Springer.
- Randall, W. L. & A. E. McKim (2004). Towards a poetics of aging: The link between literature and life. *Narrative Inquire*. 14(2), 235-260.
- Randall, W. L. & G. M. Kenyon (2001) . *Ordinary wisdom: Biographical aging and the journey of life*. Westport, CT: Greenwood.
- Brown, R. H. (1977). *A poetic for 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zarniawska, B. (2002). Narrative, interviews, and organizations. In J. F. Gubrium and J. A. Holstein (Eds.). *Handbook of interview research: Context and method*.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733-750).
- Fisher, W. (1987). *Human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on: Toward a philosophy of reason, value, and a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Geyer, F. & J. van der Zouwen (Eds.)(2001). *Sociocybernetics: Complexity, autopoiesis, and observations of social systems*. Westport, CT.: Greenwood.

附件

AGHE 學術研討會與會報告

2008/2/25

政治大學廣電系教授 蔡琰

本報告分三部份：(一) 與會機構之屬性及其成立目的和年會主題；(二) 與會觀摩學習心得，包括 (1) 待成立整體交相作用老人學門 (trans-disciplinary subjects) 以及 (2) 待成立資源交換會議；(三) 與會檢討：美國老人研究中老人與傳播議題有待開發。最後，本文另包括附件：AGHE 學會歷史。

(一) 與會機構之屬性及其成立目的

美國高等教育老人學學會 (Association for Geront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簡稱 AGHE) 每年定期舉辦學術性會議。該會會員包括美國政府相關部門、社會福利機構、高等教育機構、醫學單位、健康、護理中心等各種與老齡心理、社會、醫療、安養等相關機構。今年二月底在美國巴爾地摩市舉行第三十四屆年會，與會日期為二月 21 日至二月 24 日四天。

美國高等教育老人學學會 (AGHE) 成立於 1974 年，目前有美國、加拿大以

及國外相關大學及研究組織 280 所參與成為組織會員。在定期舉行的學會年會中，美國公私立健康及教育行政部門官員、大學行政主管、教師、各單位研究人員、學生以及加拿大、台灣、日本、非洲、中美洲國際學者及各機構代表三百多人參加。

與會者透過學術研究、論文、報告、壁報、討論、演講、資源交換，彼此溝通有關老人的各種專業知識及老人研究與教學經驗。共同討論之主題乃有關美國及世界各地老齡議題，包括健康、延年、及生命教育的重要研究發現、工作結果及教學研究發展現況。

學會目前仍積極推廣高等教育單位成立跨領域 (inter-disciplinary) 以及整合領域學程 (trans-disciplinary)、輔系、學系以及研究所。該會成立宗旨在通過教育、研究、公共服務，督促青年學子及社會大眾認識老化議題；該學會提供下列服務：

- (a) 相關組織之間的橫向聯繫；
- (b) 推廣老人學相關議題，建立論壇；並提供社會學習老化及提供高齡者之受教機會；
- (c) 透過傳播組合高等學校教師、各機構研究人員、官方、志工共同成立跨機構合作機會；
- (d) 其他跟高等教育有關的政策和議題。

為了有效完成學會宗旨，學會每年定期開會，交換會訊並出版教育機構指引，提供各會員機構發展或成立資料庫（AGHExchange），向會員機構提供人力資源、學術性以及技術性協助，並幫助會員機構成立老人學學程、學系、研究所，以及介紹公立及私人研究及教育經費資源。

基於美國高等教育老人學學會（AGHE）多年研究及實務工作經驗，該會在1999年加入美國老人機構（[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GSA）成為該組織教育單位。GSA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組織最龐大的國立多領域科學組織，專門致力於老人研究並定期出版學術刊物（如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以及 *The Gerontologist*）。該刊物研究結果對科學家、決策者和實務工作人員均極具參考價值。目前正是美國國立老化社會學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n an Aging Society）（NAAS）與GSA、AGHE三個組織，共同以創新與負責的態度來面對美國逐漸年長的社會，提出有益於美國社會和世界組織全球老化的現象。

（二）與會心得：

（1）亟待成立跨領域學程之外的整體合作學科

參考「青春之泉」新生學院課程設計：2/21會期上午報到之後，即聆聽主席介紹歷屆會長及參加主題演講場次。下午陸續有會員參與各個討論小組。

會期第一天下午本人也參加了工作坊，學習如何在校內組織老人學學程，觀摩北卡羅來納大學（威名頓校區）所成立的成功範例。

該工作坊主持人總共四人，系所主管首先報告該校組合學程的理念、過程與經驗，並由三位來自英語文、人文藝術以及生活管理之教師合授「老人學」相關概念。這三位教師的合授課組合成一組，不僅與另兩位教師和所有學生一同上課，上課也分小組教學。上課地點一般在新生學院宿舍之內課室，除了講授知識，課程最重視設計多元活動，如露營、郊遊、訪視老人中心、觀摩相關機構和單位、與老人一起辦化妝舞會。課程的活潑多元活動使得住宿、生活在一起的學生透過課程，能跟老師、同學、老人現實生活緊密聯繫，從生活中學習。此等教學模式使學生懂得用心去面對真實的老年生活及老人們各式生活議題，極具參考價值。畢竟，如系主任 Eleanor K. Covan 帶領團隊所示，老人學是由一個人（成人/教師）來教另外一個人（年輕人/學生）有關一個人（老人）的生命歷程。人文精神顯然是新生學院青春之泉課程的核心價值。(Pre-Conference Institute #5, Session Title: Teaching Gerontology as a Life Course: Building Learning Communities to Promote Enthusiasm, Engagement and Empathy for the Aging Process.)

(2) 成立資源交換圓桌會議

在國內很少見到相類資源交換機會。與會者分主題召開圓桌會議，每桌有主持人，向參加該組主題的同業介紹他的教學哲學、教學方法與教學或工作經驗。每組主持人在25分鐘時間內熱忱地向與會者分享他的經驗、興趣，尤其將他認為

能夠成功完成教學活動的理由，包括教育哲學或理念、教學方法、上課教材與課程活動內容，都以討論及介紹的方式跟參與者說明。主持人也樂於解釋或回答問題。25分鐘時間到了之後，參與者會換一個桌子，繼續與別桌同仁就不同主題交換意見，離開之前若需要主持人寄相關資料，也可以簽下聯絡方法向主持人索取。

我個人參加的圓桌會議討論是與兩位共同授課的教授彼此交換如何從自己的專長來教導學生有關「老人學」的課程。兩位與談教師分別來自社會工作和生物學領域，他們的課堂中安排醫生、護士、照顧者、病理專業方面的人士到課演講。而在我的課堂中，邀請「喜臨門生命劇場」十一位老人們和學生一起說故事、唱起懷舊童謠，使得老人議題在表演課中溝通學習，老人與青年學生一起透過戲劇舞台感受生命創殤和喜悅。

我的教學方法使他們驚豔；他們的教學方法也顯得「老人學」實際上需要很多專業參與，如每學期到課演講的生理、心理、病理、社工、醫療、照護等專業人士相當多，他們的方式使學生從各方面多元接受了老人學的各种相關議題。

在所有場次裡，不論是學術論文、專案報告、教學經驗、運用科技輔助教學等，都在會中請各個報告的主持人發放書面資料，更在會後要求與會者填寫對報告及討論的回饋意見，甚至主持人的主持功夫和時間控制，都是要填寫回饋意見和評分的項目。這也是國內沒有從事過的學術會議品質管理層面。

(三) 檢討：

(1) 政大開設新學程

四天的會議有貴賓和研究、教學得獎人的專題演講五個場次，有同時間、不同地點進行的79篇論文、五個工作坊、每天上午下午不停的有討論、資源交換場次。連中午午餐及閉幕午餐都還有圓桌討論和演講。另有書展、義賣會、壁報工作坊和論文討論、歡迎新加入者的早餐會，以及一早、一晚的兩個當地旅遊活動。各種安排充滿活力，步調十分緊湊。

「老人學」是全球化議題，台灣今年正式進入聯合所定義「老人國」，我們的教學和研究領域顯然亟待拓展。政治大學發展老人課程和老人研究有很好的基礎，不做可惜。目前國內有關老人學學程及課目在2007年以後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新增科系如輔仁大學「老人學程」、成大「老年學研究所碩士班」、中興「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國立體育學院「失能者運動與休閒研究所碩士班」、台北醫學大學「老人護理暨管理學系學士班」、暨南大學「終身學習與人力發展碩士在職專班」、國立台東大學「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學士班」、亞洲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學士班」、稻江大學「老人福祉系」等，此種對「老人學」之重視卻猶獨缺「老人與傳播」之次領域。本校與本（傳播學）院皆屬國內人文社會學科重鎮，理當引領風潮開創新機，而本人研究團隊（老人傳播研究群）鑽研此一主題已有多多年經驗（2000~2008），樂於透過多項傳播研究開發新課分享所得。

政大之人文與社會科學背景素受國內學界重視，如能整合校內資源進行整合

性老人學研究，將相關老人政策（公共行政系）、老人心理（心理系）、成【老】人教育（教育系）、老人福利機構（社會系）、「老人行銷」（商管學院）、「老人美學」（藝術人文科系）、「老人溝通」（傳播學院）等課串連，同時結合友校陽明大學之護理及醫學院資源，將能提供較為周全之教學方向。首要之道乃在於開出一至三門相關課程（本校社會系已有「老人學」通識課程），而目前傳院新聞系臧國仁老師本學期新開授「老人與傳播」即為此相關課程之首次嘗試。

（2）政大鼓勵老人傳播研究

即使在 AGHE 多篇論文中，得見研究者討論小說、詩歌、電視卡通、電影與老人議題，但是傳播與溝通不是研究的主題。老人與老化的社會仍有幾個具體議案需要研究者介入，如臧國仁老師在傳院新開課程「老人傳播」一課中引人深思的研究議題：

- a. 了解與老人相關傳播概念（如：何謂老人、老人形象、老人與媒介互動、老人如何近用媒介、老人之情緒或情感表現等）；
- b. 關心與老人相關之溝通問題（包括老年歧視與隔代溝通）；
- c. 討論傳播媒體「再現」之老人形象（健康老人與棄養老人等）；
- d. 重視包括家庭在內之老人人際溝通方式（與祖父母之溝通）。

「老」究竟代表了什麼社會意涵？退化？循環（什麼是循環之意呢）？老人與其他社會人口族群有何不同？其與社會菁英族群如何來往？「年輕」與「老」是否代表對立概念？這些都（曾）是以往老人研究者經常探討的問題。我們如何講述老年故事？如何聽老年人講故事？這些故事與我們之間的聯繫為何？與當

事人(講故事者)的聯繫為何?老年人為何喜歡講故事給別人聽,而「別人」(包含我們自己)可以從這些故事講述裡學到什麼?「活的愈久,人生故事(lifestories)可能愈為豐富嗎」,為什麼?「口述歷史」與「自傳式訪談」(autographical interview)有何異同?人常說,「故事如人生,人生如故事(或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為什麼?

誠如臧國仁教授所言,「老化」議題並非「外在」現象,而是每個年輕人都要面對的未來「自我」,因而從「現在」就開始瞭解其意涵當能協助正視「老」與自己的互動關係,健康地、正面地、樂觀地處理老之將至。了解老人也就是對自己的人生先有預期,理解「生命歷程」(lifespan)的新走向。

附件一：AGHE學會歷史

出自：<http://www.aghe.org/site/aghewebsite/section.php?id=8167>

AGHE's move in 1998 from an independently 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 to a unit within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GSA) was a return home. In 1972, a confluence of resources, people, and events within GSA led to the birth of AGHE in 1974. This is a summary of those beginnings.

First, the resources: In 1972, the Administration on Aging (AoA) within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established a grant program to fund gerontology training progra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was a huge innovation; never before had there been federal support specifically earmarked for ag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key force behind this new grant program was the late Clark Tibbitts, who had moved to AoA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econd, the people: In 1972, George Maddox was the Chair of GSA's Education Committee as well as the new Director of the Duke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Only a handful of aging research centers existed, and the leaders of these centers were also active in GSA. Walter Beattie (Syracuse University), the late Bernice Neugarten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rold Johns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George Maddox (Duke University), and a few others began discussing the role that GSA's Education Committee could play in helping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gerontological education and in assisting the university-based aging centers to secure these new AoA training grants.

Third, the events: The GSA Council, when approached by its Education Committee in 1972, was not enthusiastic about giving its imprimatur to a maj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itiative. GSA viewed its focus as being primarily research. This lack of support by GSA leadership for its Education Committee's proposed agenda led to the creation in 1974 of a separate organization, the Association for Geront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AGHE). The leadership of the existing aging centers believed that the opportunity to use AoA's grant program to further develop gerontological education was too compelling to ignore.

The "parting of ways" between the two organizations was basically friendly. For several years, AGHE rented office space within the GSA suite, and AGHE's first staff members were shared with GSA. The leaders of AGHE's member institutions were

active in GSA, and GSA members were largely faculty in AGHE's member schools. They were complementary partners in many initiatives—in grant-funded projects, summer institutes, and public policy strategies. GSA focused on research, and AGHE focused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y the late 1990s, the leadership of both organizations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uch had changed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that a stronger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s promot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would be beneficial to all. The funding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aging were vastly different than in the 1970s.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gerontologic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seemed less clear now. The leadership of both organizations was increasingly intermingled. Ag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had matured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decades. So AGHE returned to its roots as the educational unit of GSA.

For a more detailed account of AGHE's early years, see:

Hickey, T. (1978). *Association for Geront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AGHE 學術研討會與會報告

2008/2/25

政治大學廣電系教授 蔡琰

本報告分三部份：(一) 與會機構之屬性及其成立目的和年會主題；(二) 與會觀摩學習心得，包括(1) 待成立整體交相作用老人學門(trans-disciplinary subjects) 以及(2) 待成立資源交換會議；(三) 與會檢討：美國老人研究中老人與傳播議題有待開發。最後，本文另包括附件：AGHE 學會歷史。

(一) 與會機構之屬性及其成立目的

美國高等教育老人學學會 (Association for Geront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簡稱 AGHE) 每年定期舉辦學術性會議。該會會員包括美國政府相關部門、社會福利機構、高等教育機構、醫學單位、健康、護理中心等各種與老齡心理、社會、醫療、安養等相關機構。今年二月底在美國巴爾地摩市舉行第三十四屆年會，與會日期為二月 21 日至二月 24 日四天。

美國高等教育老人學學會 (AGHE) 成立於 1974 年，目前有美國、加拿大以及國外相關大學及研究組織 280 所參與成為組織會員。在定期舉行的學會年會中，美國公私立健康及教育行政部門官員、大學行政主管、教師、各單位研究人

員、學生以及加拿大、台灣、日本、非洲、中美洲國際學者及各機構代表三百多人參加。

與會者透過學術研究、論文、報告、壁報、討論、演講、資源交換，彼此溝通有關老人的各種專業知識及老人研究與教學經驗。共同討論之主題乃有關美國及世界各地老齡議題，包括健康、延年、及生命教育的重要研究發現、工作結果及教學研究發展現況。

學會目前仍積極推廣高等教育單位成立跨領域（inter-disciplinary）以及整合領域學程（trans-disciplinary）、輔系、學系以及研究所。該會成立宗旨在通過教育、研究、公共服務，督促青年學子及社會大眾認識老化議題；該學會提供下列服務：

- (a) 相關組織之間的橫向聯繫；
- (b) 推廣老人學相關議題，建立論壇；並提供社會學習老化及提供高齡者之受教機會；
- (c) 透過傳播組合高等學校教師、各機構研究人員、官方、志工共同成立跨機構合作機會；
- (d) 其他跟高等教育有關的政策和議題。

爲了有效完成學會宗旨，學會每年定期開會，交換會訊並出版教育機構指引，提供各會員機構發展或成立資料庫（AGHExchange），向會員機構提供人力

資源、學術性以及技術性協助，並幫助會員機構成立老人學學程、學系、研究所，以及介紹公立及私人研究及教育經費資源。

基於美國高等教育老人學學會（AGHE）多年研究及實務工作經驗，該會在1999年加入美國老人機構（[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GSA）成爲該組織教育單位。GSA 是美國歷史最悠久，組織最龐大的國立多領域科學組織，專門致力於老人研究並定期出版學術刊物（如 *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以及 *The Gerontologist*）。該刊物研究結果對科學家、決策者和實務工作人員均極具參考價值。目前正是美國國立老化社會學院（The National Academy on an Aging Society）（NAAS）與 GSA、AGHE 三個組織，共同以創新與負責的態度來面對美國逐漸年長的社會，提出有益於美國社會和世界組織全球老化的現象。

（二）與會心得：

（1）亟待成立跨領域學程之外的整體合作學科

參考「青春之泉」新生學院課程設計：2/21會期上午報到之後，即聆聽主席介紹歷屆會長及參加主題演講場次。下午陸續有會員參與各個討論小組。

會期第一天下午本人也參加了工作坊，學習如何在校內組織老人學學程，觀摩北卡羅來納大學（威名頓校區）所成立的成功範例。

該工作坊主持人總共四人，系所主管首先報告該校組合學程的理念、過程與

經驗，並由三位來自英語文、人文藝術以及生活管理之教師合授「老人學」相關概念。這三位教師的合授課組合成一組，不僅與另兩位教師和所有學生一同上課，上課也分小組教學。上課地點一般在新生學院宿舍之內課室，除了講授知識，課程最重視設計多元活動，如露營、郊遊、訪視老人中心、觀摩相關機構和單位、與老人一起辦化妝舞會。課程的活潑多元活動使得住宿、生活在一起的學生透過課程，能跟老師、同學、老人現實生活緊密聯繫，從生活中學習。此等教學模式使學生懂得用心去面對真實的老年生活及老人們各式生活議題，極具參考價值。畢竟，如系主任 Eleanor K. Covan 帶領團隊所示，老人學是由一個人（成人/教師）來教另外一個人（年輕人/學生）有關一個人（老人）的生命歷程。人文精神顯然是新生學院青春之泉課程的核心價值。(Pre-Conference Institute #5, Session Title: Teaching Gerontology as a Life Course: Building Learning Communities to Promote Enthusiasm, Engagement and Empathy for the Aging Process.)

(2) 成立資源交換圓桌會議

在國內很少見到相類資源交換機會。與會者分主題召開圓桌會議，每桌有主持人，向參加該組主題的同業介紹他的教學哲學、教學方法與教學或工作經驗。每組主持人在25分鐘時間內熱忱地向與會者分享他的經驗、興趣，尤其將他認為能夠成功完成教學活動的理由，包括教育哲學或理念、教學方法、上課教材與課程活動內容，都以討論及介紹的方式跟參與者說明。主持人也樂於解釋或回答問

題。25分鐘時間到了之後，參與者會換一個桌子，繼續與別桌同仁就不同主題交換意見，離開之前若需要主持人寄相關資料，也可以簽下聯絡方法向主持人索取。

我個人參加的圓桌會議討論是與兩位共同授課的教授彼此交換如何從自己的專長來教導學生有關「老人學」的課程。兩位與談教師分別來自社會工作和生物學領域，他們的課堂中安排醫生、護士、照顧者、病理專業方面的人士到課演講。而在我的課堂中，邀請「喜臨門生命劇場」十一位老人們和學生一起說故事、唱起懷舊童謠，使得老人議題在表演課中溝通學習，老人與青年學生一起透過戲劇舞台感受生命創傷和喜悅。

我的教學方法使他們驚豔；他們的教學方法也顯得「老人學」實際上需要很多專業參與，如每學期到課演講的生理、心理、病理、社工、醫療、照護等專業人士相當多，他們的方式使學生從各方面多元接受了老人學的各种相關議題。

在所有場次裡，不論是學術論文、專案報告、教學經驗、運用科技輔助教學等，都在會中請各個報告的主持人發放書面資料，更在會後要求與會者填寫對報告及討論的回饋意見，甚至主持人的主持功夫和時間控制，都是要填寫回饋意見和評分的項目。這也是國內沒有從事過的學術會議品質管理層面。

(三) 檢討：

(1) 政大開設新學程

四天的會議有貴賓和研究、教學得獎人的專題演講五個場次，有同時間、不同地點進行的79篇論文、五個工作坊、每天上午下午不停的有討論、資源交換場次。連中午午餐及閉幕午餐都還有圓桌討論和演講。另有書展、義賣會、壁報工作坊和論文討論、歡迎新加入者的早餐會，以及一早、一晚的兩個當地旅遊活動。各種安排充滿活力，步調十分緊湊。

「老人學」是全球化議題，台灣今年正式進入聯合所定義「老人國」，我們的教學和研究領域顯然亟待拓展。政治大學發展老人課程和老人研究有很好的基礎，不做可惜。目前國內有關老人學學程及課目在2007年以後有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新增科系如輔仁大學「老人學程」、成大「老年學研究所碩士班」、中興「運動與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國立體育學院「失能者運動與休閒研究所碩士班」、台北醫學大學「老人護理暨管理學系學士班」、暨南大學「終身學習與人力發展碩士在職專班」、國立台東大學「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學士班」、亞洲大學「保健營養生技學系學士班」、稻江大學「老人福祉系」等，此種對「老人學」之重視卻猶獨缺「老人與傳播」之次領域。本校與本（傳播學）院皆屬國內人文社會學科重鎮，理當引領風潮開創新機，而本人研究團隊（老人傳播研究群）鑽研此一主題已有多年經驗（2000~2008），樂於透過多項傳播研究開發新課分享所得。

政大之人文與社會科學背景素受國內學界重視，如能整合校內資源進行整合

性老人學研究，將相關老人政策（公共行政系）、老人心理（心理系）、成【老】人教育（教育系）、老人福利機構（社會系）、「老人行銷」（商管學院）、「老人美學」（藝術人文科系）、「老人溝通」（傳播學院）等課串連，同時結合友校陽明大學之護理及醫學院資源，將能提供較為周全之教學方向。首要之道乃在於開出一至三門相關課程（本校社會系已有「老人學」通識課程），而目前傳院新聞系臧國仁老師本學期新開授「老人與傳播」即為此相關課程之首次嘗試。

（2）政大鼓勵老人傳播研究

即使在 AGHE 多篇論文中，得見研究者討論小說、詩歌、電視卡通、電影與老人議題，但是傳播與溝通不是研究的主題。老人與老化的社會仍有幾個具體議案需要研究者介入，如臧國仁老師在傳院新開課程「老人傳播」一課中引人深思的研究議題：

- a. 了解與老人相關傳播概念（如：何謂老人、老人形象、老人與媒介互動、老人如何近用媒介、老人之情緒或情感表現等）；
- b. 關心與老人相關之溝通問題（包括老年歧視與隔代溝通）；
- c. 討論傳播媒體「再現」之老人形象（健康老人與棄養老人等）；
- d. 重視包括家庭在內之老人人際溝通方式（與祖父母之溝通）。

「老」究竟代表了什麼社會意涵？退化？循環（什麼是循環之意呢）？老人與其他社會人口族群有何不同？其與社會菁英族群如何來往？「年輕」與「老」是否代表對立概念？這些都（曾）是以往老人研究者經常探討的問題。我們如何講述老年故事？如何聽老年人講故事？這些故事與我們之間的聯繫為何？與當

事人（講故事者）的聯繫為何？老年人為何喜歡講故事給別人聽，而「別人」（包含我們自己）可以從這些故事講述裡學到什麼？「活的愈久，人生故事（lifestories）可能愈為豐富嗎」，為什麼？「口述歷史」與「自傳式訪談」（autographical interview）有何異同？人常說，「故事如人生，人生如故事（或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為什麼？

誠如臧國仁教授所言，「老化」議題並非「外在」現象，而是每個年輕人都要面對的未來「自我」，因而從「現在」就開始瞭解其意涵當能協助正視「老」與自己的互動關係，健康地、正面地、樂觀地處理老之將至。了解老人也就是對自己的人生先有預期，理解「生命歷程」（lifespan）的新走向。

附件一：AGHE學會歷史

出自：<http://www.aghe.org/site/aghewebsite/section.php?id=8167>

AGHE's move in 1998 from an independently incorporated organization to a unit within The Geront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GSA) was a return home. In 1972, a confluence of resources, people, and events within GSA led to the birth of AGHE in 1974. This is a summary of those beginnings.

First, the resources: In 1972, the Administration on Aging (AoA) within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established a grant program to fund gerontology training program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was a huge innovation; never before had there been federal support specifically earmarked for ag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key force behind this new grant program was the late Clark Tibbitts, who had moved to AoA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econd, the people: In 1972, George Maddox was the Chair of GSA's Education Committee as well as the new Director of the Duke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Only a handful of aging research centers existed, and the leaders of these centers were also active in GSA. Walter Beattie (Syracuse University), the late Bernice Neugarten (University of Chicago), Harold Johns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George Maddox (Duke University), and a few others began discussing the role that GSA's Education Committee could play in helping foster the development of gerontological education and in assisting the university-based aging centers to secure these new AoA training grants.

Third, the events: The GSA Council, when approached by its Education Committee in 1972, was not enthusiastic about giving its imprimatur to a maj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itiative. GSA viewed its focus as being primarily research. This lack of support by GSA leadership for its Education Committee's proposed agenda led to the creation in 1974 of a separate organization, the Association for Geront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AGHE). The leadership of the existing aging centers believed that the opportunity to use AoA's grant program to further develop gerontological education was too compelling to ignore.

The "parting of ways" between the two organizations was basically friendly. For several years, AGHE rented office space within the GSA suite, and AGHE's first staff members were shared with GSA. The leaders of AGHE's member institutions were active in GSA, and GSA members were largely faculty in AGHE's member schools. They were complementary partners in many

initiatives—in grant-funded projects, summer institutes, and public policy strategies. GSA focused on research, and AGHE focused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By the late 1990s, the leadership of both organizations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uch had changed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that a stronger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s promot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would be beneficial to all. The funding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aging were vastly different than in the 1970s.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gerontologic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seemed less clear now. The leadership of both organizations was increasingly intermingled. Ag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had matured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decades. So AGHE returned to its roots as the educational unit of GSA.

For a more detailed account of AGHE's early years, see:

Hickey, T. (1978). Association for Geront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